●桑梓留痕●

渔舟挽歌

□张子墨

前几日无意间听到《渔舟唱晚》,心绪又飘回那段渐渐褪色、只在深夜忆起时教人黯然落泪的时光。

滁州的一些地名和小区,常嵌着“花园”二字。以前回乡临近阿婆家时,我总会冲司机喊:“前面花园岔路有下!”阿婆家的自建房正好在一个岔路对面,或许路真的通向那个“花园”。阿婆家的自建房上下两层。以今日的眼光看,谈不上宽敞舒适,但在那些寄居的寒暑假与周末里,它一直是那么让我安心。

其实当初建这栋房子的重要原因是为了方便爷爷开店。从我刚刚记事开始,爷爷就在镇上经营一家农药种子专卖店。后来或许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,又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经营店铺,于是有了这栋房子。其实按理,我该叫他“外公”,只因儿时学话总讲不好这个词,便用“爷爷”代替,后来再也改不了口,即使母亲多次劝说,直到如今我叫“爷爷”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应答了。

房子的一楼被隔成了两间。北边的是堂屋和收货处,南边的则是一间大得出奇的卧室。卧室的东边摆着一张边框刷了红漆、带着蚊帐支架的床,对面则是一台“大屁股”电视。那台电视也算是命途多舛,曾两次被我用水弄坏,又两度被修好,时至今日也下落不明了。卧室的西边常常摆满了肥料和尿素,一到夏天往往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。上了中学进入实验室,我才知道那是氨气的味道。在我印象中,肥料总是兀地填满卧室又兀地消失,而摆在堂屋旁边的种子农药似是无人问津。店铺开在农业乡,门可罗雀,招牌翻新过几回,店却一直开着。没有养老金的阿婆和爷爷也一直乐呵呵地生活,种菜园、喂鸡鸭、跳广场舞,一样不落。

柜台中间,是一张混着农药味、霉味和木头味的老木桌。听母亲说,早在她与舅舅年少时,这张桌子便已成为他们的写字台。桌子的设计简单,一个没有锁的抽屉放着计算器、笔记本、复写纸等工具;旁边带锁的则放着钱,其实那个锁的钥匙就在不带锁的抽屉里,里面大多是硬币和零碎纸币,如今算得上“文物”了。右下柜里有个公文包,装着一本农业书籍,记载了如何播种、如何用药和常见的害虫。经年累月之下,桌面裂开一道道宽窄不一的缝隙。爷爷收到零钱,顺手就从缝里塞进抽屉。桌上最显眼的是一方大算盘,拨起来声音清脆悦耳。后来听母亲说,爷爷年轻时在砖窑厂当过会计,一手算盘功夫,在整个乡镇都是数一数二的。圆润的算珠在他指间飞舞起落,旁人常常眼睛都跟不上。

那一方柜台算是农村生活有趣的部分载体吧,除此以外大部分时候都是很简单、很朴实的。早上做饭,饭后拉开卷闸门开张。虽然顾客寥寥,但爷爷仍守在柜台附近,偶尔修理一些小家具、出去办个事,来顾客了我便会扯着嗓子呼唤爷爷回来。下午最热闹,几位老友准时来打牌,从不和钱沾边,各有输赢,一笑置之。经常会有其他的街坊邻居围观,来顾客的时候爷爷就会把手牌交给邻居打。双腿残疾的丁爷爷总骑着三轮摩托来,把车停在堂屋当中,坐在车上参战。牌局凑不齐时,爷爷便教我下象棋。棋桌是专门定制的,小小的折叠桌,上面印刷了完整的棋盘。棋子散发着舒适的木料气息,收在月饼盒里。下棋时,爷爷总会耐心指导我下一步该怎么走;我随手一步歪打正着,他还会笑着夸两句。

晚上的生活会精彩许多。《新闻联播》偶尔看,《天气预报》却几乎天天不落。伴着《渔舟唱晚》悠扬的乐声,屏幕上逐次播报各地天气。听完后,我便欢天喜地去拿遥控器,转去少儿频道。

小学四年级的暑假,在挖掘机的轰鸣里,那栋屹立五年的房子让位于大建设,只剩一堵涂满广告的墙。我当时在夏令营,至今也不清楚阿婆和爷爷当时的心情,或许也无从考证了。

如今,智能手机代替了电视,日益成熟的心灵渐渐告别了少儿频道,城市化进程让更多农村人来到繁华的城市。土地还是那片土地,只是土地上代代生活的人,已随风远去,唯乡土情怀根植于心,让我在无数个日夜回想起过去的所有。我可以再听《渔舟唱晚》,可以再看少儿频道,却再也没有那个年代的悠然与天真……舅舅捧着爷爷的骨灰盒出来的那天,母亲眼含泪花:“你看,那么大的人,火化后只剩这一点。”物理意义上的一切都消失了,但记忆深处,那方算盘声仍清脆如初。

●生活札记●

定远有『规』

□蒋 林

定远县永康镇靠山村,有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清代建筑关帝庙。建筑门廊西内侧墙壁嵌有一块道光年间的乡规民约石碑。碑文清晰可见,且内容简扼。不妨辑录如下。

具公议:所众姓人等,盖闻牧牛场向有一定座落,与人家草场两不相涉。不料至今竟有牧人心贪利息,向来牧牛草场私获边界典割肥己,每到夏秋之期,伙边牲口反在公山强放以为牧,所即遇能言者亦要请酒;甚至柔弱之家,酒不暇领,硬要折钱。似此牧人若不禁止,习惯成风,将牧牛出场愈多,众姓公山愈少。故公议勒石,请酒折钱一并除去,尤是私获边界,从新退出。至于牛驴长放,不分四季,物品格外添价列后,非是劈空结撰,仍依上古遗规,永传后世之意云尔!

并议众姓:六畜冬夏禁止,如有犯规,打死勿论,抑或送庙甘罚无辞。

说的是:有些牧人私欲越界,不仅蚕食公地中饱私囊,还强行将牛群放牧于公共牧场,遇到跟他摆事实讲道理的人,虽假意应承,却高低要人家请酒摆平或者折钱相抵;于是村人聚会,共商规矩,意欲刹住这股歪风邪气,并逐一恢复公地原貌。如有再犯者,一是按价赔偿,二是将犯规牲畜处以极刑。

这块石碑置放于关帝庙内,说明当时的人们希望借助在民间享有极高地位的“武圣人”威名,来建立和保持一套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感的“规矩”,用以维持简单平和的乡村生活。抚读碑文,能隐约感知到,清代社会的乡村基层治理,主要是依靠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和无伤大雅的惩戒措施,来处理许多斩不断理还乱的生活纠纷;碑文中“打死勿论”与“送庙甘罚”两种公议共识,带有鲜明的民间法治特色;想来,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官方默认和许可的。

芸芸众生,尘世生活,其中既有犯浑者,也必有以强硬对付强硬的公理和戒律;这是一种社会平衡得以维持的重要砝码。

定远西北山野其实是凤阳山的一部分,而凤阳山又是秦岭余脉。在雄浑山体的观照下,此地民风自古就显得强硬而彪悍。于是,禁山碑、地界碑、祠堂公约碑等具有公认之理的规约载体,在定远、凤阳乃至整个皖北地区,普遍可见,而且行文习惯也高度相似,说明的正是一方水土的民风特征。

山水“有让”的自然景观,贴合了滁州亭城的君子之风;而这块赫然“有规”的石碑风貌,也恰好是定远古邑的文化印证。

在类似于上述石碑规约界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,人们渐渐获得一种“养成”式教育或教化,许多人物也渐渐从平凡之中脱颖而出,成为栋梁。有好事者,曾把自古以来从定远走出去的杰出历史人物并置一列,发现了一个显著的品格共性,那就是:做人老老实实,做事勤勤恳恳。定远有“规”,善莫大焉。



秋草 李磊/摄

●巷陌奇谭●

爱拉二胡的男人

□李宜祥

在我家附近,有三个爱拉二胡的男人,一个是住在我家对面的徐师傅。徐师傅是个建筑工人,在路桥工程公司工作,常年在野外作业,休假回来时,喜欢坐在门外拉二胡。一个是住在我家南边的谢大哥。谢大哥从事地质勘探工作,只要回来探亲,就喜欢坐在门外拉二胡。还有一个喜欢拉二胡的人姓叶,人称老叶。

老叶举止斯文,颇有文艺范儿。他身材高挑,皮肤白皙,五官端正,留了一头长发。他穿戴讲究,衣着干净整洁,不像同龄人那样穿中山装或者工装,也不穿胶鞋和布鞋,而是穿洋气的大翻领双排扣夹克衫,也穿西装,皮鞋总是擦得锃亮。

他家在西大街,我们两家相距不远,他坐在门口拉二胡,我在家里能听得见。这条街是镇上最繁华的街,他家所在的地段又是最热闹的,镇文化站、广播站和邮政所就坐落在他家对面,照相馆开在他家旁边,附近还有饭店、商店和理发店,以及沿街而设的摊点。老叶也开店,他开的店与众不同,是殡葬行业里的花圈店。他开的是连家店,他家只有一间屋子,是一间长屋,前面既是店面,也是作坊,墙上挂着花圈,门外摆着花圈,桌上摆着白纸白花、一截截青竹竿和篾条,中间是灶台和餐桌,后半边是卧室。

老叶其实不老,当时四十岁还不到,他原是有工作的,在县水泥厂当工人。水泥厂是挨着石灰矿开的,开在另一个镇子的乡下,距离我们这里有几十公里,两地没有开通公交车,往返一次不容易,他成家后有了三个子女,为了照顾妻儿,就辞职回来开了花圈店养家。因为卖花圈的收入不高,他一度还在门口摆摊出租过连环画。

老叶家门口有棵碗口粗的泡桐树,除了刮风下雨,他都坐在树下拉二胡。街上人来人往,吵吵嚷嚷,他一概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,只顾拉二胡,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中。他拉的多是传统曲目,如《二泉映月》《病中吟》《三潭印月》等等,后来又拉《江河水》。老叶技艺娴熟,无论弓法,还是指法,都接近了专业水准。老叶的妻子是个文静的女人,老叶坐在门外拉二胡时,她就坐在桌边扎花圈,一边扎,一边默默地望着丈夫。

时日长了,邻里以及常从这里过往的行人,都熟悉了老叶拉的曲子。要是哪一天下午,他没有坐在树下拉二胡,大伙都会觉得缺了什么。

时光悄悄地流过,门外的那棵泡桐树越长越粗壮,年年如期开花,花开如金钟,淡香清幽。

有一位外地来的朋友在我们那里工作了几年,后来进了市区工作,他喜欢写小说,因为对老叶印象深刻,两年前,就以一个爱讲人坏话、制造同行之间矛盾的屠夫,一个酒后爱去浴室泡澡显阔气的老头,一个相貌丑陋、因求爱失败而自杀的年轻人,以及老叶为原型,写了一篇短篇小说。大概在他的眼里,老叶和那几个人一样,都是极有个性的人物,是文学创作中的“这一个”。

老叶没有其他的爱好,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打牌,也不与人扎堆闲聊,他上午扎花圈,下午拉二胡,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老。他用扎花圈的微薄收入养大了儿女,用胡琴声陪伴着儿女们长大,也用胡琴声陪伴自己到老。

●诗韵潮声●

霜降

(同题诗三首)

其一

□占书生

图纸铺开
砖石预先命名
体面的脊梁
夏日的汁液在静脉里涨潮
脚手架攀至云层。向上
每一级都踏空

寒意漫过骨节
领口空了——
那些砖石
自高处冻落,轻得
没有一点声响

眼角沟壑里淤积着未寄出的信
每一封都写着:其实我想
抵达地底深处缓慢的脉搏

完整的寂静里,霜降
到了

其二

□秋茶

深秋的晨添了几缕寒凉
躬身坐在青石上
抬头看到
枯枝上,又有一片叶子,开始摇晃

昨夜,青霜拥抱过大地
脚边的青草微露迷茫
只有挺立的三角枫悄悄换了件
暗红衣裳。记得

我们分别时,亦是这般天光
秋风,落叶,斜阳
只是你转身刹那
我未曾留意
藏在你衣摆褶皱里的冰霜

其三

□张秀峰

迷路的石阶上
霜,像水一样流淌
缓缓写下深秋的偏旁

未谢尽的野花
在风中倾斜,残香
漫进幽静的王枫亭

暮色浅淡,像薄薄的水渍
却没有干透。我数着脚步
在荒径踩到自己的回声

阅遍南屏秋意
不在凝霜,亦不在诗卷
原来,它一直在
自己清凉的呼吸里

本报地址:滁州市会峰大厦(会峰西路555号) 邮政编码:239000
电话:总编室:2182810 新闻编辑部:2182867(邮箱:czrbxwb@163.com) 专刊副刊部:2182835 时政新闻部:2182120 民生新闻部:2182806 经济新闻部:2182125 视觉影像部:2182825(邮箱:czbsyb@126.com)
新媒体部:2182130(邮箱:czrbxmt@126.com) 群工发行部:2182830 办公室:3025757 校对出版部:2182138 新闻研究室:2182809 广告中心:0550-2182812 广告许可证:皖滁工商广字002号 法律顾问:李家顺
全年订价:398元
江苏新华日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